



古今治平略

7保4
5071
25-5



古今治平要

漢唐屯田

卷之五

保
5071
卷 25-5

古今治平畧卷之五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儼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屯田篇

漢唐屯田 魏晉六朝附

三代之隆。寓兵於農。因厥井田。以奠軍賦。出則兵居。則農如左右手。故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疾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



之具其矛戟也。蓑節登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鑿鍾斧鋸杵曰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鋤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室守也。田里相伍共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兵庫也。春秋治城廓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

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故曰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大戰巧矣。自秦人開阡陌趣利急戰而良法掃地。繇漢以來弗克復古。馴至其後征戍旣頻。召募日廣。於是始有長從之兵。而朝廷浸增養兵之費。當事者以地遠運艱。師久糧匱。乃思通變以就利。而卽兵以務農。得地以興墾。則屯田昉已。以今考之。是漢文帝募民耕塞下。於是始有屯田之說。自武帝屯田車師渠黎。於是始有屯田之名。自趙充國留田金城。於是始有屯田之利。大

抵成於昭宣廣於魏晉而極盛於唐宋其間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宋之屯田或民或兵率因時制宜有足取者請得而詳言之武帝元鼎六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又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黎師行三十餘年海內虛耗帝既悔遠征伐因議屯輪臺遂下詔追咎往失自是不復軍屯然昭帝後又遣鄭吉田輪臺并及車師嗣置戊己校尉而常惠屯田於烏孫甘陳因屯士攻郅支傅介子更鄯善屯田於伊循

奇功不一而足然最善者莫如趙充國宣帝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叛充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既至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持重愛士卒先計後戰度先零必壞遂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同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一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分比要

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畷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焉什二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并及其器用簿上焉當是時以爲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冬請許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

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亾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亾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隍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奏每上輒報可以故羗卒降而置金城屬國以處之是之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故足貴也世祖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於是分遣屯田而李憲屯於武當馬援屯於上林張純屯於南陽王霸屯於新安鄭興屯於威武侯進屯於順陽自是軍士屯田糧儲差積乃令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矣至如邊陲蕭條鄣塞破壞則令馬援分築烽候堡壁稍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上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營屯田殖穀

弛刑謫徒以充實之時朝臣以金城破羗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言不可帝然之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令各反舊邑援爲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部中樂業羗以和親明年遣杜茂屯田北邊而王霸築亭鄣自代至平城則助茂者也馬成屯中山治鄣塞皆十里一候則繼茂者也至若伊吾爲西域門戶宜五穀桑麻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而戊巳校尉更互屯墾蓋始於祭

形繼於任尚竇固是皆屯於伊吾者也。章和中鄧訓出擊燒當羗，迷唐於鴈谷，遂罷兵歸郡，置弛刑徒二千餘分以屯田。永元中侯霸擊滅叛羗於西海，於是繕故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屯於龍耆，後上官鴻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置東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羗叛，及罷是皆屯於金城者也。順帝永建中隴西羗反，馬賢擊降之。虞詡疏曰：禹貢雍州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

土宜產牧，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而軍糧足。故孝武光武築朔方，開河西，置上郡，皆爲此也。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繕城郭，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其後韓皓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羗，羗馬續代之，還屯湟中，而以湟中地廣更增置爲十部，是皆屯於湟中者也。迄於中平，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羗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軍中取給蒲

古今治平畧 卷五
羸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
監棗祗建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于強
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
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
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
在積粟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
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初關中百姓
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
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覲議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

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
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
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從之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操
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
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
諸葛亮治蜀務農積穀閉關息民後將北伐休士勸
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以運十二年率大衆由斜谷
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
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

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吳黃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報曰令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入牛以爲四犒欲與衆等均勞逸焉其重屯田如此魏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時廣農積國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則有若胡質募民開屯樂

者乃取不願者勿強則有若袁煥及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宣王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

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後牟祐爲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祐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成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祐之始至也軍無隔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及咸寧元年詔以鄴奚官奴婢著新代田種稻五十人爲一屯置司馬如屯田法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非宿衛

要任皆令赴農軍各田作卽以爲廩大興二年三吳大饑百官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軍興以來征戰漕運用度殷廣而游食者以十萬計間者流民奔東吳今已還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則公私兼濟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委鍾繇以西事今中州蕭條壽春一方之會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河洛之形

勢近以爲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專委農功。諸軍不
對敵。皆空齊課焉。齊孝昭皇建中。于州刺史嵇華修
城左右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邊得以周贍。又于
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
勞。至河清三年。定令緣邊城守之地。堪種食者。皆營
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
考其所入。以論褒貶。北魏太祖初墾闢河北。自五原
至于桐陽。塞外爲屯田。自徐楊內附之後。仍世經畧
江淮。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以實邊備。文帝太和

十二年。詔求安民之術。有司請立農官。取州郡十分
之一。以爲屯民。因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贖贖雜
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
正課。并征戍雜役行之數年。則穀積而民足矣。帝善
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隋開皇三年。時突厥犯
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
管趙仲卿于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于河
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隋以富庶。唐興開軍府。以
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

寺每屯二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祿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蒞輪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具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爲率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爲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

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大曆元年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沂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

古今通纂 卷五
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
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貞元中德宗嘗與李泌
議復府兵他日復問泌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
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
不充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亟減戍卒歸之何如
對曰誠能用臣之策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
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
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
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爲綵纈

因黨項以市之每頭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
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
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賞其種其餘據時
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
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
少軍士月食官糧粟米無以售其價必倍名爲增價
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府兵亦集何如對曰戍卒
因屯兵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
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闢田爲永業

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畝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至若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

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又杜佑鎮淮決雷陂以溉斤海濱棄地田之困廩完實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以處卒乘功省利博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顧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卽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

終身太和三年李同捷既平以殷侑爲義昌軍節度使於是瘼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侑單身之官與下共勞苦以仁忠爲治歲終流戶襁屬而還遂爲營田可耕牛三萬詔賜度支帛四萬匹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稟度支侑初至一歲自以賜入贍其半二歲則周乃奏罷度支所賜戶口滋饒層儲盈腐上下便安其邠寧靈武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黨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僖宗光啓中張全義爲河

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孺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乃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于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經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于農隙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關市之賦無籍

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後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敢欺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桑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彩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何不助之繇是隣里有無相助比戶有蓄積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宋代屯田

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營田以省餽餼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閑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至於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諫議大夫陳恕懋知古爲河北東西路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

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
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
計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
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
懋上書言閩地雖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令今河
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數年間公私必
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屯
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
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承矩建議沮之

者頗衆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旣種稻不成羣議
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
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時度支判官
陳堯叟等上言自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本不
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糧地有遺利今宜修因地之利
建用水之法討論典籍備窮本末陳鄧等處遺迹具
在望選稽古通明之士分爲諸州長史兼管農事大
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
每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畝約收三斛歲可得

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至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爲種植官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勸農之至道也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繇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其垂災之害又少于陸水田旣修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上覽奏嘉之卽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按視

經度事卒不行而先是柴成務亦請河北屯田奏曰戎虜騷邊古今常事逐之則獸驚而鳥散守之則師老而費殫是知帝王歷代置之度外止於列亭障以遏奔衝之患營耕戰以圖經久之功果啓天心是恢遠畧謹按古者井田之制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是一夫之田夫九爲井井方一里井開四道而分八家鑿井於中八家共用是一井之法當計九頃之地室廬溝洫畢在其中先王所以定邦賦而足食也今之屯田取法於是大率地方四里置爲一屯

一屯之田開十六井闢井之戶當一百二十八家家立垣墻井分區域屯落之外界以長溝四四相從多益辦是以地方四十里置屯一百區若東西展二百里之長南北止四十里之濶可以置屯五百列井八千居六萬四千之家侷一國三軍之衆以之耕則力均而功簡以之守則食足而心齊保衆備邊無易茲道咸平中陝西轉運使劉綜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水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

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從之既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度行之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永安軍營田務爲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淮南兩浙舊皆有屯田後多賦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以限戎馬而已其後陝西用兵詔轉運使度隙地置營田以助邊計又假同州沙苑監牧地爲營田而知永興軍范雍括諸郡牛頗煩擾未幾遂罷右正言田

况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卽其地大興營田以保捷兵不習戰者分耕五百人爲一堡三兩堡置營田官一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疏奏不用時歐陽修亦奏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自今觀之其勢艱而難田莫若趙充國急迫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士不耕者多矣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以夫役重而逃耳久廢之

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願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令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上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相糜耗而重困也

今誠能盡駟之使耕於棄城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之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爲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無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民本農也籍而爲兵則棄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駟還之田畝使不

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項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自是以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邊置屯田迄不能成熙寧初以入不償費罷緣邊水陸屯田務募民租佃收其兵爲州廂軍時陝西曠土多未闢屯戍不可徹遠方有輸送之勤知延州趙高請募民耕以紓朝廷憂七年樞密使吳充上疏曰祖宗時營田皆置務何承矩建議於河北歐陽修募弓箭手于河東陳

恕韓知古招置營田於河東北范仲淹大興屯田於陝西耿望置屯田襄州韋停初築沅州亦爲屯田務正極邊兩不耕之地並邊多流徙之餘因地之利課以耕耘贍師旅而省轉輸此所以扈邊實塞之要務足國安民之至計也然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咸平中襄州營田旣調夫矣又取隣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熙豐間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

田爲擾或以差借耨夫爲擾或以諸郡括牛爲擾或以兵民雜耕爲擾又或以諸路廩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爲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散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矣然弓箭手初招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詔熙河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絡安撫司點廂軍田之官

置牛具農器人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廂軍所種優劣爲賞罰元豐二年改定州屯田司爲水利司及章惇築沅州亦爲屯田務其後遂罷之募民租佃役兵各還所隸紹興元年知荆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荊州軍食仰給皆縣官之半焉三年鎮撫使陳規倣古屯田凡軍士相險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給費斂復給糧依鋤田法餘並入官二年又命給爲永業軍民各處一方流民歸業浸衆亦置堡砦屯聚之凡屯田事營田

司兼之營田事府縣兼之廷臣因奏推廣謂一夫授田百畝皆制也今荒田甚多當聽百姓請射其有關耕牛者宐用人耕之法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蔬地五畝爲廬舍塲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少爲殿最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凡官田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共佃一莊以一人爲長每莊給牛五具別給十畝爲蔬圃命樊賓王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及江淮荆襄利

路帥悉領營田使張俊尋覺其擾請以監司領之已而川陝宣撫吳玠治廢堰營田歲收十五萬石以助軍儲賜詔獎諭焉二十二年督視軍馬汪澈言自昔營田之實其說有十日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深鄉亭必修器用必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且欲立賞格以募人及任廣西馬綱三年以市牛會有訐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

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水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此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幼饑死強者轉而之他又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間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爲兩便詔虞允文同王珣措置二年江淮督府叅贊陳俊卿

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砦多買牛犁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之多穀價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乾道五年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成都路對糴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離處村曠爲擾百端又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已而詔鎮江三處屯田兵並拘收入隊教閱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十三年

四川宣撫安丙言紹興來諸州屯餉罷民和糴爲利可謂博矣乾道後以從屯兵歸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致租利陷失驕將豪民乘時占據其弊不可槩舉今豪強移徙田土荒閑正當拘種之秋合自總領所與宣撫司措置其逃絕之田關內外亦多有之爲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之初玠守蜀以軍儲不繼治褒城偃爲屯田民不以爲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皆歸業而歲入多於屯田端平元年以臣僚言屯五萬人於淮之北

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員經紀其事暇則教以騎射久之知大寧監邵潛言昔鄭剛中嘗於蜀之關隘雜兵民屯田歲收粟二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既廢糧運之費益增宣詔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則總所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則餘備矣從之嘉熙四年令流民於邊江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江於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則用以守城在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

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原業

葉心水論曰今之用兵不減於全盛之時者蜀漢荆淮海綿亘數千里皆爲邊郡湖廣閩浙崎嶇山谷間皆爲內郡非兵無以爲守也今日養兵所籍者田稅之入征權之利皆以數倍於盛時不可以有加矣民聚於內郡地狹民稠亦無可墾之田矣邊郡沃野在在有之棄而弗耕獨不可爲屯田地乎祖逖積穀雍丘吳王屯田尋陽荀羨之東陽陳慶之之義陽劉義欣亘崇祖

之芍陂鄧艾之壽春羊祜杜祐之襄陽都貴薛
 虎子之徐州以圖按之皆在漢南淮右惟雍丘
 在曹滑之間壽春半在淮北而已其餘皆今之
 邊郡也中興以來要約既固議者憚於開邊隙
 徙邊之民估佃已久議者憚於起民爭今也或
 戰或和犬羊相噬何要約之足恃丙寅北伐流
 轉者衆何估佃之可戀乘流轉之初返而以安
 集為名當蚌鷸之相持而以防拓為說行屯田
 之策省養兵之費誠當今之急務也至於就高

為堡以固民心則韓重華之法可行外為游兵
 以護田作則趙充國祖述之策可用計夫給畝
 以地之良薄歲之豐凶為三等則當如唐之軍
 府屯因水之利以之灌溉以之運漕則當如鄧
 艾之道濟河杜預之激湫涓劉義欣之疏芍陂
 凡此數者不及是時少為根本地忽有小警相
 顧無策不免腹內郡之膏血補邊方之瘡痍內
 外俱弊將不知其所止矣何暇為恢復計哉

艾之苗實可耕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屯充物乃下。令申諭諸將而歸之。人力勤惰激勸著矣。既因沐英之奏而嘉其盡心。又念邊地久荒。榛莽蔽翳。姑緩其輸粟徵之數年。之後軫恤至矣。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定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廣矣。令在屯軍士樹桑株柿栗胡桃若干。隨地所宜。以備歲歉。規畫詳矣。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綜理密矣。誅侵暴。屯卒百戶之吳信。遣使戒諭諸將。毋如信比。周法嚴矣。命秦晉二王。凡邊撒屯種。

五月報屯養。七月報結實。十月報子粒。以富有四海。度越萬古之主。而依依南畝。眷眷西成。宛若田間之老農。精神注矣。是以歲無不登。農無不獲。北平一都司。歲收禾麥等至八十餘萬。而各邊可知矣。是以近臣有言。山東銀場可興者。直語之曰。汝知銀場之利。我知銀場之弊。不記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乎。近臣有言。理財以紓國用者。又語之曰。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蓋屯政旣舉。則軍儲足。軍儲足。則邊備修。邊備修。

國朝屯田

自古屯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於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之制。就於衛所有曠闕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蓋以十分爲率。邊方則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內地則二分守城。八分屯耕。遇有警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穫之利。其法視古爲良。後又於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其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漕。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有衛則有屯。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千。

畝納租六石而餘丁則又降殺焉以言其數則外而
 遼東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頃內而極安如浙江者
 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頃推之於南北兩京衛所陝
 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常言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
 其惟屯田乎以故天下既定即改管軍萬戶府為軍
 衛以統兵遂撤民屯並罷屯田萬戶府悉以衛兵從
 事其法每衛一指揮指揮一人督十千戶千戶一人
 督十百戶百戶各督旗軍一百一十二人畫地而耕
 達之天下初命諸將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

則國自裕屯田之政興而言利之臣誦此高皇
 帝開創可以為法者也文帝即位之初首徵牛
 於朝鮮酌以布帛分給屯軍重農具也詔各荒空
 土不拘主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誘民力
 也念屯田肥瘠不同視其歲收之數為例考較謂之
 樣田戒取盈也設按察司屯田僉事綱紀之馭武弁
 也顧謂侍臣少獵田家見所食粗糲每親勞之管屯
 官何不如是恤軍情也以諸衛屯田收物不一令
 蕎稜稗稗菘荳各准米均等便人力也勅寧夏擇

屯有水草者築城浚濠以聚輜糧無警則各居本屯
 耕牧有警則驅入土城待援防寇掠也定屯田則例
 刊著紅牌以定考較而寧夏總兵何福積穀最多則
 降勅獎諭勵勤政也屯軍擊登聞以京操妨耕子
 粒不敷而本衛責徵無已遂著令免徵軫軍乏也此
 文皇帝繼守可以為法者也後列聖相承代有紹
 明而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凡京操必畢農
 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則有若洪熙之諭申明
 屯田之法歸於任意得人而遣風憲以時巡察則有

若宣德之制以實邊備如戴弁請以山海薊州十
 二營操練外給以附近荒田令之且屯且守則遣官
 經理焉以充內地如黃福請以濟寧以北衛輝真定
 以南近河壩地役軍十萬人屯積省漕則下部酌行
 焉以豐京儲如楊士奇請以京軍操練造作之餘令
 於北京八府閑田屯種則撥就近屯焉至於屯久歲
 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遂令戶部灌輸多至
 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都御史
 葉盛巡按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

多以其餘易戰馬千百八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
利如此其鉅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
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博卽所
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何足同年語哉嬉恬旣
久法漸廢弛自守邊將吏得請官田以自便命之曰
養廉而屯軍始困蓋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官享其
利而軍任其賦賦不堪則不得不寄甲於勢要而欺
隱遂多欺隱旣多則不得不攤稅於佃軍而包賠愈
苦此隱占之弊也自邊臣變亂屯政每畝必於取盈

而屯田愈廢蓋但聞清查不聞勘除但聞增糧不聞
減稅甚至阡陌未成而名已在冊播種未熟而吏已
至門此催科之弊也自衛所之官各占軍餘而屯軍
愈缺衛所苦於屯卒之負而公用不支屯卒苦於衛
所之役而逃亾相繼蓋有糧在而田不識處者矣有
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此擅役之弊也况在邊田稱
膏腴者十之一二而沙石者過半也則憂又在土西
北之地旱魃爲虐而千里皆不毛也則憂又在旱秋
水時至百川暴漲而桑田變滄海也則憂又在水以

此三弊兼之三害是以新田不可墾故田又不守議未與緩棄之可百年方興急責之必旦夕議徙民虞其擾議募民虞其聚而無功不可散也議給牛種子田本則憚費田未成卽稅之既成又爲勢家所請其舊田淪江海者田去而課存其人流亾田不耕者人去而課存初淪沒者猶惡薄田耳責收於他畝而良疇始荒初流亾者猶窶人子耳責償於他戶而中人始逃於是諸屯田大抵皆爲募募而召人承佃不復拘軍民矣軍不獨苦無田反爲田困矣而連畝接壤

之額地良者士不得正視諸惡薄所求棄去而不可得矣於是則有謂膏腴多爲莊田閑區悉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長耕如梁材所疏者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以官屯爲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廩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

率令荒地備竭邊地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
陳者有貧難者未免將田佃租無人租者未免將身
傭顧究其一年之顧息猶不足充一歲之徵求而屯
官又或將幼男報充屯丁三兩朋合謂之擡糧至有
終歲賠納而不知屯地之所在如楊一清所奏者嗚
呼屯政若此豈終不可舉乎蓋天下之民各自養則
均足養於人則憂養人則誦必然之勢也若古聖王
之養民也使自養其衛民也令自衛自屯法壞而天
下以民養軍以內地養邊徼待者憂能者誦故今天

下以民養軍而竭以勤苦之民養游惰之民而竭以
內地養邊徼而竭以內地之東南養內地之西北而
竭夫執戈受曉戰鬪能扞社稷者軍也負販雜作游
手而惰偷取食者罷民也乃今所謂軍多負販雜作
游手偷取食者其一日有事求執戈受曉戰鬪必反
募之民而顧令民廩乏此所謂以勤苦養游惰也淮
北燕齊等善地多可墾者而丘濬王鏊輩號為名儒
皆每每言京東三邊地當募民為營省漕運費近日
京東之議既行而久不得其要領亦罷去財賦專倚

辦東南而力益窘夫以東南養西北猶割左髀以屬右髀無益於右而左必大傷矣然則講求屯政豈非今日急務乎說者謂其要在於清兼并以抑豪強給牛種以恤貧難緩科征以作衆趨嚴斥埃以護力作覈殿最以禁忌暴無過數者而已至於正軍充伍餘丁撥屯此制雖不可復矣則如楊一清所條補助屯丁糾實驗數使健丁貼役貧丁假佃者不可酌議乎經界模糊飛詭百出其源雖不可稽則如胡璉所奏總括羣紛畫一格式詳註都圖土名明開除收新舊

庶虛糧可蠲逃亾可復者宜不可施行乎地廣民稀土著不諳耕耨則當倣漢募民之法分卓鄭之餘賈卜式之餘勇勞以爵秩使開墾紀勲廣示風厲者不可一舉乎內外轄屬法必專設所司則當倣劉晏以士人領度支不許吏曹預數謂士之廉恥重於功名曹吏懷姦止爲祿秩者不可倣效乎又其大者則屯鹽興與俱廢與俱廢自葉淇建改折之說而易粟以金不之塞而之局夫粟不輸則屯不復乃今徵摧之令不日百下商縉之入腹削已空少府垂橐

以應煩囂帑藏罄懸以充撲滿必次以粟易金無異
采苓登巘誰其信之則夫虚心參酌在輸粟之外多
設便宜使商農兩濟爲之區畫委輸令引輕而盜倍
賦輕而粟倍或者不有濟乎又其難者姦宄日茲法
所難禁老子曰衰國若有餘非真有餘上之嗜欲多
而民心躁也今之民躁極矣弱者甘於析骨強者喜
於揭竿孰能佞汗邪墾石田以異垂穎哉朝而服
勤夕不得報不浹旬而棄之他徙矣可奈何則夫悉
意勞來優賚勸課蠲租除斂令縣官享屯田之利而

屯軍不見屯田之告或者不終有濟乎誠如此則存
賢在山淵肩鑰在闌闔垣節在田野不特可行之於
民亦可行之於兵不特可行之至兵亦可行之客兵
不特可行之西北一邊亦可行之諸邊不特可行之
諸邊亦可遍行之天下不特可行之軍興餉急之日
亦可常行之安居宿飽之時蓋民屯而兵受和糴之
便裕則利在兵兵屯而民省科徵之折納則利又在
民客兵戰而主兵屯固坐不受客兵之害客兵屯而
主兵亦競於屯尤可貽客兵之利西北屯而本邊有

古今治平畧 卷五
一石之入東南省數石之輸則內地利諸邊屯而邊粟生腹金亦生腹金生而邊愈無死而不生之粟則邊地亦利天下衛所皆屯而不使官屯益民屯削民屯益軍屯削則朝廷益利有事而屯固不失許下渭濱之策而兵以飽強安居而屯益可廣李悝晁錯之計而國以儲富且屯田既興即因屯田以制邊縣凡願耕者編之使悉爲兵一切他役無所預如佃田百畝即出一兵則田千頃即可得千兵萬頃即可得萬兵兵至滿萬則大縣矣合數縣爲一郡則大郡矣得

良守令撫綏之良將帥統御之虜雖強曷足畏哉新縣既立俾沿邊舊縣若州皆從此制什伍其民盡習兵戰專以守禦除其差役則不惟可以足食而且可以足兵邊縣既立既因屯田而寓地網夫狄騎利在平曠易于馳突今阡陌既成溝洫交錯狄騎雖欲長驅動多阻遏而又桑棗菽野榆柳成行足爲藩蔽難可衝突至於我兵禦虜即可以此爲常陣免臨時掘墾之勞則不惟可以盡利而且可以增險至於借屯精守借屯精戰分則主伯亞旅千耦可強合則材官

蹶張萬竈譚鈞尉候相望一切芻糧苙秆爛蠡之屬
 不輓輪而具出遮虜障搗巢截堵惟我入堡戍壘享
 士習戰惟我將前茅後勁皆屯卒也先號後笑師克
 相遇皆屯政也則又不惟可以善守而且可以善戰
 凡若此者孰非屯田已試之明驗哉然而講求雖詳
 而度閣如故詔勅徒懸而實效罔覩何也大槩締
 造之始則修因循之久則廢得其人則修不得其人
 則廢上下以實心行之則修以文具相蒙而苟且塞
 責則廢國初既立屯法牛具農器總於屯曹細糧

子粒登於戶部已設風憲官督之有違守令協同收
 放升遷交代方許離任之令焉有不及數具奏降罰
 之令焉有逾年不完管屯憲臣任俸之令焉今居其
 職而能言屯事若指諸掌者誰乎無成效而如法降
 罰在俸者誰乎繡衣握符者清道而馳所至雞犬不
 寧顧於屯事無所短長受代去徒倚據一二樸遯武
 夫以復上命上下內外相蒙相苟一律也朝廷
 所恃以修廢舉養兵息民二三大夫是賴而苟安若
 是國何賴焉故得其人以實心行之則豪奪可清也

額餉可溢也。不得其人上下以文相蒙而苟且塞責。則欲清豪奪而反自爲豪奪。欲充額餉而反虧他日之額餉也。是滋之弊也。故田事出賦人三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爲田者。游兵必得趙充國其人。而後可無擾也。耕者雜於涓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必得諸葛孔明其人。而後可無擾也。大治諸陂穿渠溉田。又通運漕之道。必得鄧艾其人。而後可無擾也。每屯百三十人。就高爲堡。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必得韓重華其人。而後可無擾也。雖然營平

之堅定。成於魏相之中。持振武之成。虧繇於李終之權。罷則法與人貴。相御內與外尤貴。交應而久任。以省其成。毋掣肘其職。專責以期其効。毋築舍其議。破格超遷。以勵其績。毋芻狗其事。是尤在廟堂有碩畫定論也哉。

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萬物得之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而于農事為尤重故遂人治野之法則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一夫百畝夫間則有遂十夫則有溝百夫則有洫千夫則有澮萬夫則有川而匠人之為溝洫也畢起法于耜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

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方里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繇是廣四仞深四仞則萬夫之田謂之川是何也凡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是故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必三十里而廣倍若行奠水必罄折以參伍則其去有漸可以灌溉而欲為淵則句于矩以深之故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蓋溝以導水不因水勢之曲直則其

流易壅防以障水不因地勢之高下則其防易潰故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網三分去一大防外網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其法之詳備如此至若天時之雨暘不時地形之瀦瀉不等則又有稻人掌下地之稼以瀦蓄水以防止水備乾涸也以溝蕩水以遂均水欲流通也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防汎濫也而夏則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春則揚其芟而作之其用歸於原委有鍾隰臯有牧畢盡其地利之宜而已

今試考其自四尺之溝積而至二尋之澮一同之間其捐膏腴之地以爲溝洫者凡幾畝也自一成之地積而至一同萬夫之衆其捐賦稅之人以治溝洫畝澮者凡幾人也成周之君豈不愛膏腴之入賦歛之收而棄爲無用之溝洫哉誠以蓄泄無時則旱澇得以爲田患而瀦滙不廣則蓄泄不足以制水利故多其地大其蓄使其有餘固可以疏通使無壅而不足又可以停注使不涸則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所捐于公上者毫髮而所以福斯民澤天下者無窮此所

古今通纂 卷六
以經界疆理之制明天下蓋無適而非水利環南畝
而無非治水之人故農有餘力而地利盡也其後齊
相公問管仲曰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何如而可對
曰聖人之處國也必于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
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
焉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
相稽著者所以爲固也歲脩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
已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故善爲
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公

曰願聞五害曰五害之屬水最爲大夫水有遠近有
小大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經水水別于
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
無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他水溝流于大水及海
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
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反常有危殆
也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曰可夫水之
性以高走下則疾至于澗石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
故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水行至曲必留退滿則

古今通纂 卷六
後推前地下則平行之高卽控杜曲則擣毀杜曲激
則躍躍則倚移而妄行知備此者人君天地矣公曰
請問備五害之道曰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
夫大夫佐各一人取水左右一人爲都匠水工令之
行水道常以冬無事之時具備水之器籠函版築各
什六土車什一兩輦什二食器兩具人有之錮藏里
中以朔日出而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歲冬令
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傍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
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以功未起當春三月

民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
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
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
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
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其後韓
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間
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
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
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爲韓延數歲之

古今治平畧 卷六
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漑。注填闕之水，漑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午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漢興內而京師，外而列郡，又遠而邊地，源派瓜分，原濕碁布。其制尤爲詳備。京師則有少府總山海陂澤之事，其屬則有池監、有都水丞、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則有水司空、有都水三輔以行京師之職。太常以領巴陵之渠，郡國則九江有陂湖，官南海則有淮浦，官南郡江夏則有雲夢，官皆所以掌水。

日夜分水，糾列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栢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則輕征，至于五仞則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見水則十去四，至于三尺比之于澤，所以詳水地者如此。自是井田漸湮，溝洫之制非復周官之舊。才智勤幹之士始出其經營以規一方之利，而榮

古今治平畧 卷六
陽則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魏與濟
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
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
菑濟之間于蜀則蜀守李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
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灌溉百姓
饗其利至于所過徃徃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
萬億計而水利之說自此興焉魏文侯時西門豹爲
鄴令有令名至其曾孫襄王與群臣飲酒王爲羣臣
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

事之政令也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
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而渠下民田萬餘頃
可得溉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水
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渠三歲而通渠下之民
頗得以溉田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
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
故盡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
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
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

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莊熊言臨晉民願穿洛漑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開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漑田而關中靈軹成國韋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

汝水皆穿渠爲漑田各萬餘頃他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元鼎六年倪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益漑鄭國傍高仰之田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農盡地利平徭行行水勿使失時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表二百里漑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

古今治平略 卷六
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
舉鍾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
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兩渠之饒也元帝
建昭中邵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
鉗盧陂累石爲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
盧古池因以爲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
得其利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
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爲民作均水約束立于田畔
以防分爭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

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許楊曉水
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
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
饑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誠以死效力晨大
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
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
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不聽遂共譖楊受賂晨遂
收楊下獄尋釋之而陂成章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
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

重修之境內豐給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廻三百餘十里灌田九千頃至今人獲其利魏武帝時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馥乃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塌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逵爲豫州塌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流水滂爲患百姓饑乏渾于蕭相二縣興陂塌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

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爲之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以給足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瀉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四年司馬宣帝欲并吳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宣帝從其計乃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自此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艾所建也。晉初太始中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三年大霖雨而潁川襄城水患滋甚。當陽侯杜預上疏曰。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併損。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磽壻。百姓困窮。當今秋夏蔬食之時。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愚謂旣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宜。大壞。究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

饑者盡得水。產之饒。則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塌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又

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
度支其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非所見之難直以
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
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
以偏利忘其害者也案豫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凡
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
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潦
瓮溢大爲災害宜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塌
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

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
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舊陂
塌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
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
其功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
以爲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理固
可坐論而得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預在荊州修
召信臣遺跡激用濁滑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
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

道唯汚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汎
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
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
桂之漕南人歌之曰後世無叛繇杜翁孰識智名與
勇功時張闔爲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所部四縣
並以旱失田闔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
歲豐稔葛洪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
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爲之言曰張闔興陂溉
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

下詔曰丹楊侯闔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
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
闔爲大司農焉又孔愉爲會稽內史句章縣有漢時
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循行修復故陂溉田二百餘
頃皆成良業宋文帝時劉義欣爲荊州刺史治壽陽
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乃畫溝引芍
水入陂伐木開溱水得通涇由是豐稔後魏裴延儁
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
郡有故戾陵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

時水旱不調民多饑餒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
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勢隨力分督未幾
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齊天保末
頻歲不熟米糴踊貴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
議修石鼈陂歲收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
昭皇建中于州長史嵇華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
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周武帝保定二年
初于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凡此皆
南北六朝之建水利者也唐興武德七年同州治中

雲得臣開渠自龍首引黃河溉田六十餘頃貞觀末
楊州長史李襲稱以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業乃引
雷陂水又築白城塘溉田八百餘頃民獲其利永徽
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
餘頃令爲富商大賈競造碾磴堰遏漕水所以得利
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磴皆毀之水田六千
二百餘頃開元九年詔決三輔渠時宗室貴主權豪
皆旁渠立磴爲瀦壅專渠利元紘敕從史盡毀之分
渠水下田代宗廣德中敕毀白渠支流碾磴禁分水

令得益漑田昇平公主有二磴其中請得毋毀帝曰
吾欲利民也汝當識吾意爲衆先何格令乎竟毀之
德宗建中時曹王臯爲荆南節度觀察使先是江陵
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則
爲浸濫臯始命塞之廣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楚俗
挑薄舊不鑿井悉飲陂澤臯乃令合錢鑿井人以爲
便元和中孟簡爲常州刺史開漕古孟瀆長四十里
得沃壤四千餘頃湖州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
西湖漑田三千頃初洪州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

會每遇霖雨水漲輒灌溺城市人不爲生產計韋丹
拜觀察使蒞洪乃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關
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滌汙壅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
成明年江與堤平因鑿六百陂塘漑田一萬頃益勸
農桑民賴其利長慶二年溫造爲朗州刺史奏開復
鄉渠九十七里漑田二千頃郡人利之名爲右史渠
後造復爲河陽節度使奏復懷州古渠枋口堰役功
四萬漑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長慶中白
居易爲杭州刺史浚錢塘湖週廻三十里北有石函

南有寬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復
 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記言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
 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先時開元中姜師度兼
 支度營田使好興作始斷溝于薊門以限奚契丹循
 魏武帝故迹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
 多遷司農鄉久之為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
 二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
 餘屯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
 必為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為語

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當時水利其
 可考者大畧如此

宋代水利 元附

宋朝屢世惠養留心水利三司則有都水監諸路則
 有提舉州有倅二邑有丞佐而郡守邑令皆得以行
 其浚導儲蓄之利其在緣邊有塘灤聚水因以限虜
 河北屯田司緣邊安撫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
 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深淺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河北
 諸水有通轉餉者有為方田限遼人者熙寧中各路
 置農田水利官沿汴設淤田司至于南渡東南水利
 尤盛而其後有圩田圍田沙田之制焉先是有雄州

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敢侵入而每歲數擾順安軍議者以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廩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岐溝君子館敗衄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倍端拱二年遣陳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堡而營田之議遂寢淳化四年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為屯田用實軍廩且為備

禦焉初臨津令黃懋上封事盛稱水田之利乃以承矩洎內供奉閻承翰殿直張從古董其事仍以懋副之所經畫悉如懋奏至景德元年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醜而為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鷄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饒益大蒙其利矣時知興元府許景山嘗視漢蕭何所為故堰號其屬曰鄴侯方定天下乃暇為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憚一時之勞而

廢萬世之利乎。于是因其壞，大修之，而毀淤之地，復蒙大利。仁宗慶曆中，參政范仲淹陳事，言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早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旱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不涇于潮泥。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由于摧壞。臣知蘇州，詢訪高年，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七八千，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

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于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比于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卑濕，積潦之地，往國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復涇塞。請每歲秋，勅諸路轉運司，下所屬吏視農田物土之宜，或開河渠，或築堤堰，或濬陂塘，諸可爲旱潦備者，本州選官計工，歲于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具功。

狀以聞如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興則下無饑歲上
無責糴東南歲漕之費幾可省矣其勸課法宜討論
古法取簡約易從者頒行事著令而寢時趙尚寬知
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之亂田廢不耕土曠民稀賦
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以墾辟
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
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
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
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

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
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上其事命留再任且旌擢之神
宗卽位志在富國尤以勸農爲先熙寧元年遣劉彝
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下諸路轉運司各
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田水利官二年制
置三司條利司具農田利害條約詔頒諸路凡有能
知土地所宜種植之法及修復陂湖河港或原無而
可以創修者或水利可及衆而爲勢豪所擅或田去
河港不遠而爲地界所隔可以均濟流通者或縣有

廢田曠土可糾合興修大川溝瀆淺塞荒穢合行濬
導及陂塘堰埭廢壞可興治者各述所見編爲圖籍
上之有司其土田汗下爲雨潦所鍾若近大川爲所
嚙蝕者要在修築圩埧提防以障之或疏導溝洫畎
澮以泄之固可積水而田也自今以往縣不能辨言
之州事關數州不能獨辨具以聞而諸修水利得貸
常平錢焉已而秘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
夾河公私廢田畧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計馬而牧
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爲不耕之地觀其

地勢利于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
爲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詔叔獻
行之叔獻于是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
水患都水監或以爲非三年帝謂王安石韓絳曰都
水沮撓淤田者以侵其職事爾安石曰必欲任屬當
以楊汲爲都水監今每事稟于澆立張鞏何能辨集
久之帝聞淤田多侵民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
說者爲妄于是以叔獻等特提舉沿汴淤田四年帝
語侍臣中人視麥者言淤田甚佳有未淤不可耕之

地一望數百里獨樞密院以淤田無益謂其薄如餅
安石曰就令薄固可再淤厚而後止帝以慶州軍亂
召執政對資政殿馮京曰府界溉淤田又行免役作
保甲人極勞弊帝曰淤田于百姓何苦聞土細如麵
王安石曰慶卒之變陛下旰食大臣宜于此時共圖
消弭乃合爲浮議歸咎淤田保甲了不相關此非待
至明而後察也旣而知襄州史炤言開修古淳河一
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餘頃修治陂堰民已獲利慮
州縣遽欲增稅詔三司應興修水利墾開荒梗者無

輒增稅五年侯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
戶御史張商英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
渠引湍河水灌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
勢偏仰水不通流詔京西路覆實遣程昉領其事昉
剗河去疏土築爲巨堰水行再歲會霖雨谿谷合流
大漲堰下土疏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昉又奏引
漳洛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帝曰灌溉之利農事
大本但陝西河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
三白渠爲利尤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疏積水須

自下流開導則畝滄易治書所謂濬畝滄距川是也
時人人爭言水利大抵迂濶少效且所在追集老少
相視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而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
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一旦興復而好訟之黨多怨
之人或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
業以爲官陂而又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鑿空訪尋遍
增煩擾而安石急于興利一意行之至其後河北提
舉常正韓宗師論程昉十六罪盛陶亦以爲言帝以
問安石安石請令考實以聞還奏得良田萬頃又淤

田四千餘頃安石力爲辨說已而宗師與昉皆放罪
他日帝諭唐太宗能受諫安石因言陛下判功罪不
及太宗如程昉開閉四河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
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
止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臣恐後世有以議
聖德蓋安石佐昉大率類此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
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
縣令追呼將杖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爲民謝
表遣二使詣鼓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

等縣淤田清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七年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已又詔籍所興水利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琥請也先是杭州於潛縣令郊賣言蘇州環湖地卑水多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基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畧循古人之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堤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

矣至是命直興水利又數月中書簡正沈括復言瀕西涇浜淺涸當濬瀾東堤防川瀆堙沒當修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時郊賣言治田利害一論古人治低田之法曰古人因地之高下井而爲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于江水南北爲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其塘浦濶者三十餘丈狹者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使塘深濶若此蓋欲取土以爲堤岸高厚足以禦湍悍之流故古之堤岸高者二丈低者一丈借令

古今治平要略 卷六
大水江河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復出於塘浦之上三五尺故雖水水不能據侵民田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又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又論後世廢低田之法曰古人田各成圩圩各有長每年率逐圩之人修築浚治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溝常通也年祀綿遠古法隳壞水田之隄防或田戶利行舟之便破其圩岸以爲涇浜或隣人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官中開挑減少丈尺或田主但收租課

而不加修築或租戶利于易田而故欲滄沒或張捕魚蝦而漸破古隄或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亶之論可謂切矣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其役元豐元年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故漑灌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取淤土親嘗極爲潤膩然而奉行者鮮愛民利國之實法雖善亦奚益哉至二年罷沿汴淤田司而元

古今治平略 卷六
祐以後朝廷方務省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知杭州
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及西湖水造堰牖
以時啓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
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濬西湖引水入
運河復引漑田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
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
水之利取給于江湖潮水淤河泛溢闐闐三年一濬
爲市井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旣濬二河復以餘力
全六井民獲其利大觀元年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臣

向在姑蘇遍詢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若開江濬浦
蓋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
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
今境內積水視昔歲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
開吳松江繼濬入浦之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
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與諸曉水
勢精彊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爲之
備然後興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
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詔吳擇

仁相度以聞而開江之議復興南渡後水田之利富
於中原故水利大興江東四明越圩田圍田陂塘堰
閘之利畢設紹興三年始定州縣圩田租額五年江
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
田又高于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
故無水旱之災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爲田者
其禁甚嚴政和以來初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
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
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

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
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令監
司守令條上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
合廢竟仍其舊初五代馬氏於潭州東二十里因諸
山之泉築堤者瀦水號曰龜塘溉田萬頃其後堤壞
歲旱民皆阻饑七年守臣呂頤浩始募民修復以廣
耕稼十六年知袁州張成已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崗
望委守令講陂塘灌溉之利其後比部員外郎李詠
言淮西高原處舊有陂塘請給錢米以時修濬知江

陰軍蔣及祖亦請濬治本軍五卸溝以洩水修復橫河支渠以溉旱乃並詔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施行聞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溢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從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爲積水所浸緣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湖

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爲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

常熟昆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趙霖復常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于是詔監察御史任古視之既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十功月餘可畢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隆興二年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勢家圍田堙塞流水諸州守臣按視以聞三年監進奏院李結上三議畧曰蘇湖常秀自紹興十二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于積水不決之故第以工役浩大事皆中輟竊謂治田之

便利有三一日敦本二日協力三日因時夫古人治塘浦濶深者蓋欲取土以爲隄岸非專爲決積水也若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濬不過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五七年填淤如舊宜詔監司守令相視諸州水田令就農隙作堰車水開濬塘浦取土修築田岸且民間築岸所患無土今既開濬塘浦積土自多田岸既成水患自去此所謂敦本之議也夫百姓非不知築堤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因貧富地同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

古今治平畧 卷六
不治非協力不可且百姓所鳩工力有限必賴官中
補助官中非因饑歉難免顧募今民方饑饉但食其
力因其所利而利之兼以秋冬旱涸涇浜斷流連畝
修築尤爲省力故曰非因時不可其後戶部以三議
切當但工力浩瀚欲時有力之家各依鄉原步畝出
錢米與佃租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
從之乾道九年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
利爲之備于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
盛時所不能免而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

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
輒就稿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早備乎唐韋丹爲江
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
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爲生之本
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
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滯賦澤監司守令顧非其
職歟其爲朕相丘陵原隰之官勉農桑盡地利平繇
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斃
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卽○勤○惰○而○寓○賞○罰○焉○淳熙

十年大理寺丞張抑言陂澤湖塘水則資之瀦洩旱則資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歲占湖為田築為長堤中植榆柳外捍菱蘆於是舊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出于此乞責縣令毋給據尉警覺察之有圍裹者以違制論給據與失察者併坐既而漕臣錢冲之請每圍立石以識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諸郡遵守焉紹熙二年詔守令到任半年以後具水源湮塞合開修處以聞任滿日以興修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

慶元二年戶部尚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皆千百畝陂塘淒瀆悉為田疇有水則無地可瀦有旱則無水可屛不嚴禁之後將益甚無復稔歲矣于是以大理司直留佑賢措置之又令知縣並以點察圍田事入衙每歲三四月同尉廉其有無圍裹狀上于州州聞于朝至其沙田之設自紹興末言者謂江淮間沙田蘆塲為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特命根究之既而奉行者不恤百姓名為經量實逼縣官按圖約紐惟務增數以希進用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貧民

下戶以受其害于是言者極疏論之乃詔沙田蘆塲
 止為勢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例根括而行
 者以經量失實責焉久之方滋疏論沙田上問沙田
 或以為可取或以為可捐陳康伯等奏君子小人各
 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為國歛怨君子務存大
 體唯恐有傷仁政所以不同上然之命止前詔勿行
 乾道八年詔官田所催三路沙田蘆塲租錢併歸
 戶部已又遣官實其頃畝悉追正之嗚呼沙田者乃
 江濱出沒之地水激于東則沙漲於西水激于西則

沙復漲于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豈可以為
 常哉至若湖藪陂澤水之所潴而河渠畝遂水之所
 泄豪民墾之以獲豐殖之資官私仰之以享租輸之
 入及其日增歲衍而水利之故地皆以為創置之良
 田曩之仰其水利以耕者今不勝旱溢之害矣倘令
 官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
 紛之議毋付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除
 而使周漢專其利哉雖然水利固當舉也亦未易輕
 舉也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苟且順從

者不足任上糜帑庫下奪農田隄防一開水失故道
間有指鄰國以為壑說禹貢而行河者益以滋其謬
耳不然閔之茗溪入太湖東坡何託以此諷熙寧興
水利者哉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
舉水利修理河堤為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
惠河以濟漕運而百姓無轉餽之勞導渾河疏
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滹沱
而真定免決囓之患開會通河于臨清以通南

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
之淫潦立旱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
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蓋亦未
嘗無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為不可泯也其
農桑之術以備旱暵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
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
官相其輕重官為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
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
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

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
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英宗時虞集爲國子
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實竭民力
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率同列
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賓青
齊薈葦之場也海潮且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
法作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
授以地因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
萬夫之田爲千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

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
高下中爲率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
以官就所儲第其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
孫如軍官之法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
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
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
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
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
之設大畧宗之

國朝水利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處開壩陂池引水河
 以灌田畝利農民者務整理疏濬如河水泛溢損壞
 房屋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務在農隙之時興工毋
 妨民業如水患急于害民其功可卒成者隨時修築
 以禦患二十七年遣國子監生及人才分詣天下
 郡縣督修水利上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
 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
 制行有潴防溝遂之法雖遇旱澇民不為病秦廢井

國朝水利

國朝水利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處開壩陂池引水河
 以灌田畝利農民者務整理疏濬如河水泛溢損壞
 房屋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務在農隙之時興工毋
 妨民業如水患急于害民其功可卒成者隨時修築
 以禦患二十七年遣國子監生及人才分詣天下
 郡縣督修水利上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
 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
 制行有潴防溝遂之法雖遇旱澇民不為病秦廢井

古今治平略 卷六
田溝洫之制盡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設興矣已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時奉行致民受其惠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蓄畜以備旱熯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妄興工役永樂元年江南嘉興蘇松諸郡頻年水患有司督治訖無成績于是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治之已又遣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原吉講究拯治之法原吉奏曰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

田高多下少環以大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代屢以當潮汐之道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則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旋工臣等相視得嘉定

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
 皆廣川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
 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
 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卽流浚傍有范家港至南
 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通滬
 湖之水使其勢行庶幾禹貢三江入海之舊俟水道
 既通乃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
 修圩岸以禦暴流 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
 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日衆赤體暴日中吾

何忍如是水洩農田大利。宣德四年福清民詣

闕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得
 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 永樂中得 旨修迄今未
 興工築民失業 上覽奏太息曰陂池堤堰民所賴
 以時耕小民赴訴得自達甚難且苦既得請奈何復
 倚閣慢廢之 諭吏部責修築已申飭府縣陂塘閘
 堤年久坍塌不能瀦泄淤塞不能灌溉者令修築復
 故爲豪強占據妨民者責吐退其實 聞已 詔府
 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怠廢者

糾劾之。景泰六年加督撫蘇松等處侍郎李毓爲戶部尚書專總督糧儲初大水淹浸田禾經久不退會知府汪濬議當開濬白茆等塘以洩之濬躬徃常熟縣相視時久不疏濬壅成隄堰近民耄倪皆卧泣堤上以求免言一開濬則堰下之田亦就浸矣濬不聽強之挑濬青墩浦橫歷塘共五十里以通白茆塘鑿開三堰約三里餘引水通鮎魚口其海口汙塞浸以叢葦仍挑去約千餘畝于是水得歸海天順三年三月吳松江舊設澇清夫天旱則開門隨潮引清

水灌田大水則泄之以防滄沒役漸廢弛八十年沿江之民歲漕注潦至是巡撫崔恭親詣其地相度督工挑濬分江爲三段節挑濬至今爲利民因目漕港爲都台浦以識不忘云成化元年關中水泉斥鹵未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巡撫都御史項忠奏開之渠餘三十里徑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巖石則聚火鎔鑠而穿竇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八年雲南巡撫吳誠奏雲南東西二渠之水發源松

華黑龍潭溉田數萬頃每歲修築之費皆給官錢今御史樊瑩奏不許動支而水利不可廢請以都司所收公田租給之上曰水利有司急務况雲南邊方蓄積甚寡使田被水患豈惟民食不給而軍需亦無從出矣用官物以預爲隄防有何不可其亟行之弘治六年河南叅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全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波等堰許州有棗祗河渠苟盡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聞

勅瑄專其事因隨宜濬通置閘啓閉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之浸據悉釐正之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燠有備七年吏科給事中葉紳請治水奏曰臣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嘉湖杭約其土地雖無一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若水道不通爲六郡農田之害其所係亦不輕矣蓋天自諸山之水瀦爲太湖而太湖又由江河以入於海昔人於溧陽則爲堰埧而過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

於堙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歷歲
既久其法廢弛遂致諸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河故道
淤漲於外士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爲田或築而爲圃
上源之來者不衰而下流之去者日滯是以川澤浸
盈經冬不涸圍沮洳終歲不乾加以秋夏淫雨澆旬
山水橫發滄沒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
四年一潦五年復潦幸而六年頗收稍得蘇息而今
歲大水視昔尤甚六郡人民流離困苦不可勝言只
今撫按等官相繼論奏伏望 聖明以糧儲爲國家

之大用水患爲東南之大害於廷臣之中 選差有
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重其委任設法賑濟俟民心
稍定然後度其經費量其事期大加浚治務使下流
得以宣洩而上源不致汎溢九月乃以工部侍郎徐
貫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時費無所出巡撫何鑑
請以充軍諸費充役又以治其地卽役其地之人分
地程工分工賦糧使官賴民之力民受官之濟用米
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衆不以爲勞費不旬月厥
工告成惜其急于成功肇自七年之冬訖于八年之

春而有司多務迎合○補苴目前○止將近岸沙土畧加挑濬○移置岸旁○嗣後一遇淋雨○仍坍港內○曾未幾時○而白茅諸處○皆復湮塞○下流不通○水患如故○自是以後○水利官員○裁復不一○興修事宜○因革靡定○或以屯田捕盜○僉事帶管○或以工部郎中督理○而位卑權輕○官民玩侮○又何由舉其職業哉○後給事中吳世忠出參議湖廣○具疏言○臣任給事中時○嘗具言水利爲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爲勢家填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

百餘畝○無勺水資灌溉者○召里老咨問云○往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於時豪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所賴也○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爲急○其於塘堰册報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隄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臣聞之惻

然痛心不謂 德意不宣至于此於是行所屬府州
縣官清勘陂塘責令築濬理其填占而臣巡行阡陌
以稽督之兩月之間漸見修復惟 皇上念足民之
道莫先於是守令之職莫大於是備行各布政司循
行所屬以前 詔書從事幸甚 嘉靖二十年給事
中李鳳來等奏 國家專設水利官員凡以爲民邇
來黃緣別差視民間水旱畧不加意乞 勅工部行
撫按官嚴加禁治務及時講求多方濬築俾溝洫相
通旱澇有備無得別有差委以分其力如有勢豪侵

占利已損人卽行禁革工部議復 從之嗣是河數
敗爲漕梗議者始藉藉言固國本興農田水利事矣
於是御史周用疏言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
水不可治蓋田治而水治矣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
必曰大禹然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
澮距川至孔子稱禹亦惟曰盡力乎溝洫而已然則
河歷千七百年而不爲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
之賜也故自禹至殷盤庚五遷厥邦以避河圯溝洫
小壞矣然猶未徙也至定王時溝洫加壞矣而徙猶

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掃地。及漢而河決，酸棗決，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決不可勝紀。治河費歲以鉅萬計，其治法不過疏塞之而已。溝洫之政，無聞焉。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今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古所謂積石龍門也。其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瀍澗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無少異也。何獨大禹能使之安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壞，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年之間？此其由於溝洫之不修者，明甚。陛下養愛元元，無所不至。

墾田勸農之疏，屢蒙俞允。則今日肇修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平成永賴之功，臣實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以行未入海而霖潦無所容也。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則田何所不墾。是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兩得之也。今河南州縣被衝決者，壟畝淤墳，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而科催額稅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極矣。至運河以東，濟南東昌袁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洗泗等河，與民

古今治平略 卷六
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於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溝洫不修之故也。使溝洫旣修，胡寧患此。今欲修溝洫之政，非謂一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執地，執地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海而已。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今莫若正疆里以稽工程。

集人力以取夫役，蠲荒糧以復流移，專委任以責成功，持定論以察羣議，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以小利而生沮撓，則治河裕民之計也。所謂正疆里以稽工程者，蓋疆里不先正，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而彼此不相病，合行司府州縣規畫立界，先通流畫爲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爲中渠，爲小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爲三年規大畧，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疏小渠，達於中渠，其

淺深寬狹各因水勢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之處則疏爲塘灤於溝洫之間以游行之澇則收蓄旱得取用經畫既定造彊里圖冊上之○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所謂集人力助夫役者大約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爲之經民夫各治其田爲之緯乞行河南山東直隸間刑官除特旨并情理深言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倣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附近衛所而屬之有司責令開渠并墾除糧荒田自給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

糧○若會赦願附籍佃前田爲永業者聽其府州縣徒罪○發配人願贖者俱令以官夫開渠徒以里計杖以丈計○隨所犯輕重爲放免差次則軍犯免衛所陵虐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充贖亦不廢法外此更清驛傳應付之濫恤稅糧賠累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當事諸臣皆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行之則溝洫旣成豈止河患可平民利可興即萬一有戎狄盜賊之警亦將遂循相顧而不敢橫又推其法與諸邊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

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不惟可省餉饋之費。溝壘相望。所在皆險。所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今自近潢河一帶。州縣積年逋欠。查理停免。而見在積荒田。糧覈實開除。則流移漸復。而荒田自墾。往年治河佐事之臣。劉大夏等。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蒙給鈔。關抽分以備支費。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也。今溝洫大務。誼當不惜小費。量於蠲糧數內。通融扣補。畧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使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溝洫修

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而有餘。比之俟河決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利害蓋相萬也。若東南水利。巡撫呂光詢疏言曰。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翁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者。田常苦旱。卑者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湖。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潛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

古今治平畧 卷六
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岡壠諸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治之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松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民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

皆有所歸而潴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滂無所憂矣凡岡壠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雖然導河濬浦引注於海而每遇秋淋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郝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爲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

古今治平畧 卷六
救死不贍不暇修結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
下之田以圩岸爲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坍塌日甚而
農桑日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
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爲
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
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於海不待決洩自
然湍流而岡壠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
灌溉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至於河浦之水皆自平
原流入江海水慢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

年卽蒞茹成陸歲修之則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
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
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
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益謂此也而又
量緩急以處工費專委任以責成功則事有定規人
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給事中秦鰲言畿輔之地
北抵深州南距慶雲土曠人稀生理鮮少然水土深
厚地沃饒可田宜選江浙士爲之長吏使訪募江南
田作隨其地高下以耕或鑿渠畜水或築堤環田畢

力樹藝其中仍倣古孝弟力田之科有能以千夫耕者卽以爲千夫長有能以萬夫耕者卽以爲萬夫長而監司守令以能勸課農桑爲殿最三四年後稽事登盈京輔充實必有萬倉之積矣王畿足而天下從可足也詹事霍韜亦言自真定至永平諸州近邊境多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覆以爲害能慎選守令勸民興農開道溝洫旱灌潦泄所收自陪沿溝之堤遍樹果木亦得資生不惟變畿輔捐瘠之地得爲富饒且使戎馬百萬卒然而至有限阻而不

得決驟亦古昔明王設險守國之道也而張瀚之請墾鳳淮田也疏稱兩府地廣人稀一望黃芽紅蓼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旱澇雨多則橫潦瀾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資是以饑饉窘逃烟稀土曠此地界連蕭碭汝潁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施力必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徧小之村亦增卑以成徑惟欲於道傍多開溝洫

古今治平略 卷六
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
多開塘堰以潴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
可資引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行地多則木棉桑柘皆
得隨宜樹藝土木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
矣次則招撫流移寬慰安插量撥地土處給牛種蠲
逋負緩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鄰
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濬有力者出資給食
皆僉事可得專行議既允惜其不講於任官之道而
猥以委之貪穢之臬僉竟令以人廢盛舉也不良可

惜哉 萬歷中御史徐貞明念西北水利事畏糧從
二三屬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可行以爲京東輔
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
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水與田平一引卽
至皆可田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
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
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
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
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

古今治平舉 卷六
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西
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遼則洪流萬頃一寄命於天
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利一 國家全盛據上游以控
六合顧待哺於東南水利興而田疇之間皆倉庾之
積利二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水
利興則西北有一石之入卽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
漸富卽所省彌多東南民力幾獲甦息利三秋水時
至百川灌河數十里之外無一溝一澮爲之瀦蓄今
築爲渠堰疏爲溝澮引支流而納之使霖潦不溢則

河流殺而其患可弭利四西北平原千里騎便馳突
溝澮舉而野皆金湯窺伺旣難所樹榆柳棗栗資民
用者又可設伏而避敵利五西北土曠而民游人輕
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而游民有歸釁亂從弭利
六東南生齒日繁地不勝其民民不安其土今招撫
南人修水利於西北蓬蒿之野將民均而田亦均利
七西北繇役之苦劇矣田墾民聚則賦增而重繇可
輕利八沿邊諸境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商避
轉輸之苦折色以兌賦邊田墾則轉輸不煩軍不乏

餉利九屯田隱占難稽久矣而西北非無田之患田不墾之爲患也水利修而浮戶佃客募可立致營田成而屯政自舉利十一塞上之卒募軍有居行給餉之費班軍有春秋更上之勞籍軍有逃亡勾補之苦水利修屯政舉而勞費自省利十有一宗祿勢將難繼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官授以所墾田若干開其治生之端支庶漸繁示不再授使及始授之時勸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墾田擴產爲長子孫計卽上下俱利利十有二古有志者欲做井田遺意授

民產而柰其時之不可痛豪強兼并欲限名田而限其勢之難行今於西北空閑之地修舉水利將井田名田無施不行利十有三古量地畫井度地居民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地不可多得一介之民而地邑民居適均也今舉莽蕩之地畫井居民哀多益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將制定成俗而教化可興利十有四夫水利修廢由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機上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

古今通纂 卷六
漑爲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
文翁漑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經水
漑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
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
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
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
與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
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
及五湖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

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
非其故也卽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
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
晉室旣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
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徧安
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遂甲於天下及其季
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
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
又行水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阻塞緩則疏

古今治平略 卷六
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懷慶
當丹沁下流而真定尤滯泥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
今致力當先於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田其上
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濫之虞然世之疑而不遽行
者何也蓋一難於得人二憚於費財三畏於勞民四
忌於任怨五狃於變習不可不察也是必有經畧之
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則善矣世固有
能任之者亦不如宋人專以勸農之名亦不如今制
責以水利之職蓋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

也惟于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
而責成之利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焉夫捐
數萬金之費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獲於秋費於帑而
償於田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其心焉曾謂善於
謀國者而顧以費爲憚乎且始爲而獲繼是有興卽
以所獲者爲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畏於勞民雖
蘇文忠公嘗有定論誠得牧養斯民者擇其勢順而
便者之處暫出官帑募願就之民經畧其端以示倡
率之機使民灼然知水利可興則必有兢勸而爭先

者○庶○令○不○煩○而○事○自○集○若○槩○以○水○利○役○民○使○貧○民○苦○於○追○呼○妨○其○生○業○而○富○家○反○擅○其○利○予○嘗○見○水○利○使○者○檄○下○諸○邑○閱○治○水○利○輒○飽○吏○胥○之○橐○而○害○及○閭○左○此○文○忠○公○所○以○極○論○而○深○嘆○也○怨○生○有○二○妨○小○民○之○業○怨○隱○而○害○深○奪○豪○右○之○利○怨○顯○而○謗○速○既○不○槩○以○水○利○役○民○民○無○追○呼○之○擾○怨○不○叢○於○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此○何○以○任○怨○為○也○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習○卒○而○驅○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鹵○莽○而○耕○亦○鹵

莽○而○獲○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倍○於○數○畝○而○旱○潦○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其○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官○為○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民○耻○於○逸○而○趨○於○勞○矣○迺○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予○又○得○而○熟○籌○焉○邊○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與○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

古今通考卷六
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而田以率徧禪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嘗乏食迺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昔宋廖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

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緩其征科俟其田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真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蓋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離競復荒蕪漸墾矣漢之盛時孝悌力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寓勸率之微權也今若定爲之制有能於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其稅於官官因稅而

古今治平略 卷六
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遙授散職
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於官則力田者兢起矣贖罪
有條借貪墨以行私者何限也使令罪而有力者損
貲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罪相當歸其田而收
其稅卽無力宜遠配者亦得近屬於田畝之間以力
墾田而贖此固法行而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
之屯田可與墾田可多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役煩募
民哉疏上水衡當事者迂其言尼不行旣斥復召而
人情安故駭創爲浮議沮事者衆又竟尼不行惜哉

蓋自遷 都燕京歲用率仰給漕運舳艦千里啣尾
而集率於取東南於是言水利者莫急於東南顧災
沴頻仍催科嚴迫東南之民力竭矣而體公識遠之
士談漕運則虞阻談江南則虞詘談無事則虞腴膏
談有事則虞扼吭始有發憤言西北水利者二者均
行國之大計也夫蘇常湖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自溧
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五堰其首也宜興
荆溪其咽喉也百瀆其心也震澤其腹也旁通衆瀆
其脈絡諸竅而吳江則其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

宣歙池陽九經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
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人塞其衆
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則腹滿而氣絕矣蓋自宋
慶曆以來欲便糧道遂於吳江築岸橫絕江流于是
水流漸紆泥沙易漲而東向之勢不敵渾潮是以壅
積不條吳淞之堙無異平陸而太湖達海之道始失
其趨矣夫太湖一噎於長堤再澁於吳淞汎溢之患
理所必至况霖雨一集諸郡奔流磕焉注之欲其不
爲廬舍稼穡之災勢可得乎然則治水于慶曆之後

較之馬臻輩殆難其功矣是故范仲淹有上宰臣之
書陳正同有言相視之札史才有圍田之議李結有
敦本之說而單鍔邾亶則經畫尤有詳切矣自今觀
之置五堰於溧陽開百瀆於宜興置斗門於江陰建
千橋於吳江則單鍔之大槩也而環湖卑下之地縱
浦以通於江橫塘以分其勢堅厚隄岸以禦湍悍必
使塘浦高於江而田無所容水則邾亶之大槩也蓋
鍔之議詳於道水亶之見乃工於固田夫治水以爲
田也治水而不治田則濡足何益治田而不治水則

古今治平畧 卷六
耒耜何功然則二者事誠相需而二子之爲議則固
不可以偏廢者矣。永樂間夏原吉以善言水得蒞
茲役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
下界里掣吳江以達劉家河而洩吳北去之水自華
亭河浦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南去之水至于湖
堤之痼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
湖沙墾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
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
復于 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

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
諸浦以達于海古之沿海三十六浦今入海者惟茜
經七鴉白茅揚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又能按
其未浚者求而導之則散流之途多而四達之勢沛
矣是故近理之湖則水得所容而橫汎可銷遠濬之
江則水得所趨而壅噎可達然則所謂障患以興利
或者萬一有裨於是乎至若分瀉浙江之議則所以
殺太湖之受而省專治三治之難也擬之今日雖民
窮時詘益非可以舉羸矣然求逸者不吝其勞圖遠

者不泥於近昔者賈讓持上策論漢庭首謂瀕河十郡治堤之費歲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愚不能不以讓之見酌今日也蓋嘗按地勢之所歸而論之長老之智者曰天目以東之水可以自餘杭入德勝出沈唐遵臯亭下臨平而瀉之江如此則太湖所納止孝豐安吉之流而勢減其半昔之淤浸之田可以復膏壤之舊矣至若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所以決田中之水以泄諸湖塘而達之海者也必使修治

濶可以爲容納之地則田之積水可蓄於溝港溝港流通則可以散灌於塘浦塘浦不竭則可以疾趨於江海而水患不自此息哉至千中州濱河之區歲苦馮夷衝嚙顧以全河建瓴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千里之外曾無一溝一澮爲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而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之鉗盧陂昔人率用以廣灌溉宋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輿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何至於今皆沒沒也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白二渠諸跡

可尋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爲農田用昔李冰爲蜀守壅江水作壩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固在也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力溝洫開渠建閘在在腴壤何至如今之鹵莽而獲耶廣南沿海多淤沙饒沃容有未興之利入閩江右畝窄人稠乃中原迤北之境則極目荒蕪水無嚮導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終無適樂土之慮非上招揀而開導之孰知致力哉雖然渠一也鄭國開之則爲利息夫躬開之則爲害陂一也翟方進決之則民怨杜預決之則民悅有治人無治法是又在於善推行者

一 出 擊 大 義 兵 之 限 只 恐 其 賢 兵 之 限 只 恐 其 人



